

# 敌人的名字是 宫本武藏

战胜一万个敌人，不如战胜一个自己！

[日] 木下昌辉 著 何晓毅 译



敵の名は、宮本武蔵  
木下昌輝



敌人的名字是  
宫本武藏

[日] 木下昌辉 著 何晓毅 译

敵の名は、宮本武蔵  
木下昌輝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 / (日) 木下昌辉著 ; 何晓毅译 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 , 2019.8  
(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)  
ISBN 978-7-5321-7160-6

I . ①敌… II . ①木… ②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71944 号

TEKI NO NA WA MIYAMOTO MUSASHI

©Masaki Kinoshita 2017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 through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9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
中文版权 ©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 简体 ) 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09-2019-270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特邀编辑: 季易达 乔佳晨

封面设计: 刘 倩

封面设计参考了歌川国芳「布引ノ瀧悪源太打難波」和落合芳幾「太平記  
英勇伝」「三十三」「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」。

### 敌人的名字是宫本武藏

[日] 木下昌辉 著

何晓毅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7.25印张 字数 175千字

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7160-6/I.5721

定价: 4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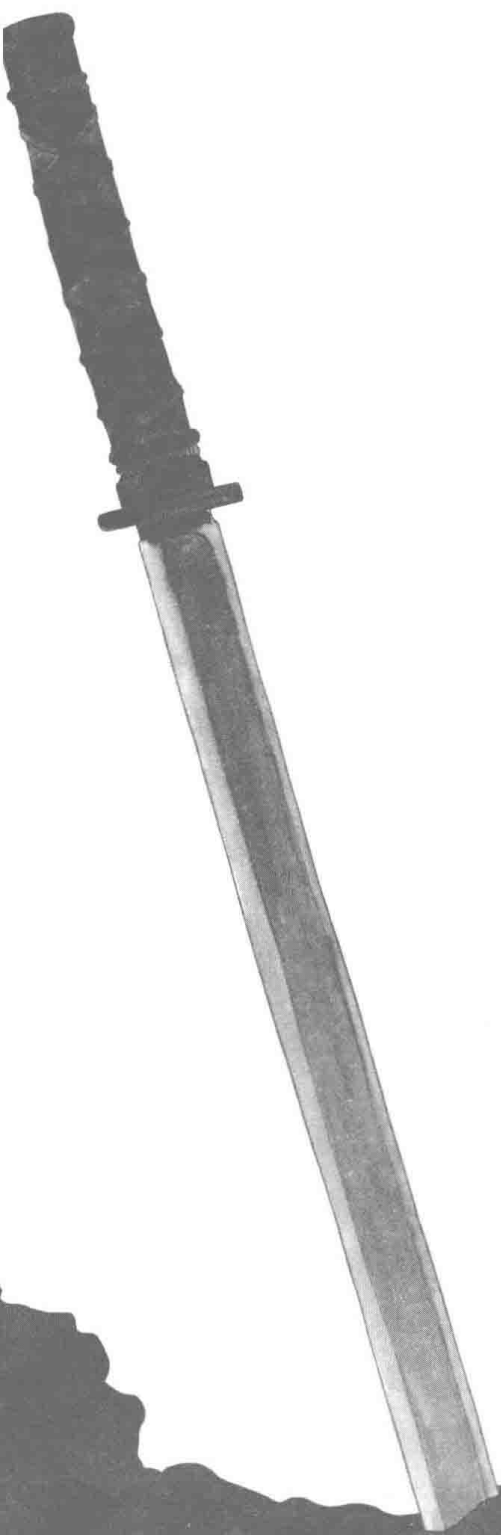
请致电010-87681002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目 录

杀童有马	001
链镰穴户	029
吉冈颜色	061
真传大刀	093
岩流之剑	129
无二十字	161
武藏绘画	201

杀童有马





## (一)

身披铠甲的有马喜兵卫急速飞奔，贴地快速移动的脚步似能削平沙滩。背后传来随从们大口的喘气声。随从们上气不接下气，眼看便要赶不上有马喜兵卫了。

有马喜兵卫左边耸立着有史以来喷过几次大火的九州云仙普贤岳，普贤岳山脚下是一片广袤的沼泽地，在沼泽地中央贯通南北的大道上有上万兵卒正混战成一团。有马喜兵卫带领随从们奔驰在海滨沙滩上，想迂回包抄沼泽地。

他扭头看了一眼右边，右边海湾里漂浮着十几艘岛津家和有马家联合军的战船。战船正沿着海岸急速北上。

战船腹部蜈蚣般伸出无数木桨。最前边一艘巨大战船上，镇坐着两门神圣的大炮。随着雷鸣般的巨响，炮口不断喷出火焰，弹丸从有马喜兵卫和他的随从们头顶上空呼啸而过。

九州霸主龙造寺家军陷入沼泽地，一片混乱。北上中的战船瞄准陷在沼泽地中的龙造寺家军连续炮轰。

随着轰鸣地动，远处能看到肢体横飞、泥土飞溅。旭日图案的龙造寺家军旗大都倒下，没倒下的已所剩无几。

有马喜兵卫回想起半个时辰（约一个小时）前大将给全军下的军令。

“目标九州桶狭间。舍弃杂兵不管，直取敌大将首级！”

有马喜兵卫觉得与其拨开友军挤进沼泽地卷入混战，不如迂回包抄，从背后才能更快突入敌军中军，斩取敌将首级。但他们万没想到敌军溃败得如此之快。

真是悔不当初。

有马喜兵卫今年已虚岁二十七，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番功业。

但后边的脚步声却越来越小，离有马越来越远。有马边跑边回头，他本想破口大骂，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团东倒西歪跌跌撞撞的随从小兵。

这些人在体能上本就与鹿岛新当流免許皆传<sup>1</sup>的有马喜兵卫差距甚大。他们并未拖沓，也在拼命跑。有马知道这些手下其实并不慢，他呵斥的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可是如此的速度绝对不行。

焦躁的心绪使得有马的心跳越来越快。

他再次回头，强装笑容，大声说：

“喂，你们可知我们家人人短命？”

听到有马喜兵卫问声，随从们抬起疲惫的头。

“你们这样跑，怕到不了敌人中军，我便会像家父般得膈食病（胃癌）一命归天！”

随从们的脸如路边野草突然开花般绽开笑容，大家的脚步随之多少轻快了一些。

“好哇，好样的！看右边，战船快要超过我们了！”

---

1 免許皆传：指师父把自己流派的绝招全部传给弟子。（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）

没有回应，只听见随从们踩踏沙地的脚步声更加有力。

航行在海上的战船顺风满帆，好似要与有马一伙人竞赛一般急速前进。

及至沙粒沾满大汗淋漓的脸庞时，有马喜兵卫和他的随从们跑到了一座被海潮侵蚀风化了的仓房前。从快要倒塌的墙缝中，能隐约看到人影。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好多。

那些人影似乎想逃离有马等人的视线。

“危险！恐有伏兵！”

一个持长矛的老随从，迅速挡在有马喜兵卫前边。

有马也觉得很有可能。

万一暗藏在仓房里的敌人持有火枪，那再向前十步便会进入敌人的射程。

可若担心敌人狙击，停止前进，派斥候刺探已来不及。龙造寺家的军旗已几尽倒下，岛津家和有马家的旌旗正有力地向前推进。

据传畿内<sup>1</sup>不假时日便要统一。去年操控织田家的羽柴秀吉<sup>2</sup>消灭了对手势力柴田胜家。有马喜兵卫虽人在九州，但也隐约感到下克上的时代已将成为过去。

建功立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更令有马喜兵卫焦急的是他家人都短命，父亲和祖父都在四十岁前患膈食病死去。

他刚要下令进攻，不意却看到持矛老随从慈祥的面容。

这个从自己祖父时代起便给有马家持长矛的老随从，去年终于生下儿子，兴奋不已。老来得子，喜出望外，见人便说自己儿子如何可爱。

---

1 畿内：京都一带。

2 羽柴秀吉：丰臣秀吉的曾用名。

要是伏兵，不仅自己，随从们也都难免受到攻击，定会有人丧命。想到此处，有马没有下定决心发布进攻命令。

但眼看立功的机会即将到手，难道就此放弃吗？

有马喜兵卫顺势拔出长刀。

他双手紧握刀柄，把刀刃朝向自己，这是鹿岛新当流起势持刀法。据说能挥去邪念，回归无心。

每次遭遇困难，如此持刀作势，便能给有马喜兵卫带来不可思议的冷静。

他感受到手下们的目光。虽在战场上还未建立功业，但到二十岁为止他从早到晚都在修炼刀术。有马的刀剑功夫，不仅随从，便是主君有马晴信亦另眼看待。

“好吧，能点狼烟吗？”有马边收刀边问。

“哦，有火种！”他话音未落，有随从应声回答。

有马喜兵卫看着远处的自军战船，又命道：

“点燃狼烟，向仓房发射鸣镝！”

狼烟和鸣镝是向大炮求援的信号。

“哦，要用大炮炸平仓房！”

“嗯，打不中亦可。仓房中伏兵听到炮声定会跑出来。”

立刻便有一股狼烟直升天空，同时鸣镝射出。鸣镝箭头的哨笛发出幼儿哭叫般的尖声从仓房上方穿过。

或许大炮正巧对着仓房方向，几乎同时，两门大炮喷出火焰。

“炸中了！”持矛老随从一声大叫。远远能看到人的手脚肢体随着墙体土块及木料瓦块一起飞上天空。

飞上天空的肢体瓦块在有马喜兵卫一队前方纷纷落下，好似要阻挡他们前进。但这些落下的肢体瓦块又怎能阻止他们前进？只要穿过即可。

“冲！”有马大吼一声，向前冲去。

但他边冲边觉得有些不对。他心里有些发慌。在冲过已被完全炸坏的仓房时，有马喜兵卫的脚被什么绊了一下。

他低头一看，脸上肌肉不由得一下绷紧。原来是一条人臂。

这不像是大人手臂。他停下脚步，低头细看。

四周到处都是炸断的手臂或炸烂的人头。

他顺手拾起一个，原来是一个只有胡萝卜大小的幼儿断脚。

有马喜兵卫惊恐地扭过头看被炸毁的仓房。倒塌的仓房里是一堆十岁左右的幼童尸身。被炸烂的身体中流淌出细小的肠胃。

留着刘海儿的小脑袋滚了一地。

一具尸身吸引住有马的目光。年龄似比较大，看似有十二三岁。小手捏着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人在跳舞，墨迹未干。

此少年或许正在用画画来安抚惊恐万状的幼童们。

正沉思间，又听到大炮声响。虽在远处炸响，但有马喜兵卫双腿还是被惊得激烈一抖。

染料般鲜红的血液，溅在少年捏在手中的纸上。

红与黑两种颜色仿佛格斗般互相交织在一起。

## (二)

昏暗的小房间里汉子们“丁”“半”的喊叫声此起彼伏。播磨国（今兵库县）平福村的一间小赌场里，汉子们围成几堆。有马喜兵卫的身影也挤在一堆人中。

他用皱巴巴的手捏着铜钱，大喊一声“丁”，扔了出去。

“还是丁啊！”

与有马喜兵卫相好的游女依偎在有马身边，用手耍弄着自己的长发，摇摇头。

“闭口！少打搅！”

有马喜兵卫瞥了一眼游女，又专注到扣着的骰盅上。

他慢慢揭开骰盅，骰子一个是二，一个是三，和为“半”。

他只能呆呆地看着自己押上的钱全被收走。

有马喜兵卫如今已放弃了武士身份。

原因便在那次被称作九州桶狭间的岛原冲田畷之战。因有马喜兵卫用大炮误炸了躲藏在仓房中的众多幼童，有马的名头便与“杀童”这个不名誉的外号一起，很快传遍了九州。

有马喜兵卫虽只是个微碌小人，但因是主君有马晴信远亲，便更受谴责。因有辱有马家名声，他被赶出家门。杀童恶名流传各地，再也无人愿意用他。

他曾想以一身武艺另立门派，但因怕有污自己刀剑，无人愿与他交手。况且即使他另立门派，估计也不会有人愿入他的门下学武。

有马喜兵卫背负杀童恶人之名，虚度时日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成为一个流浪各地荒村的赌徒，最终游荡到这个播磨平福村。

或有大额押注决出胜负，背后突然欢声大起。

随着欢声，有马喜兵卫听到外边雨滴拍打屋檐的声音。

“下雨了？”有马喜兵卫自言自语，同时感到一阵胸口疼。他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，手按了按胸口，然后强咽一口唾沫，把恶心反胃的感觉压下去。

有马喜兵卫想起，父亲与祖父因膈食病而死时，也说胸口疼，也反胃难受。

他抓起一把钱想下赌注，但手却不住地抖动，放不到前面。游女

不经意地用手掌接住钱。

“唉，也不知那孩儿还好不？”

游女头靠在有马肩上叹了口气。

“什么孩儿？”

“嗯，来这里时看到村里空地上立了个牌子，牌子下站着个从未见过的小孩。要是此时还站在那儿，会被雨淋湿吧。”

旁边有个赌徒插嘴道：

“喜兵卫，小心点！你来这村已有四年了吧？这女人想找新汉子了，小心她找到年轻汉子蹬了你！”

周围人哄堂大笑。游女皱了皱眉，没有言语，只是低下头又开始玩自己的发丝。

“牌子？写着什么？”

有马喜兵卫话一出口便后悔。他知道这女人除了铜钱上写的“永乐通宝”，什么汉字都不懂，想必连自己名字都不认得。

游女并没有在意，还在低头玩弄自己的头发。有马喜兵卫转回头，又去看人堆中的骰子。

擦在膝前的铜钱快剩一半时，赌徒们嘈杂的笑声突然停住了。

门口出现了一个汉子。惯于斗殴的赌徒们一齐屏住气，凝视着闯入者。

站在门口的汉子身材魁伟，膀大腰圆，喜兵卫初看以为来人身穿铠甲。木柱般粗壮的四肢上长满坚硬的黑毛，铁雕面具般黝黑的面孔，眼球裂缝般布满血丝。

巨汉缓缓挪了一步。前边几人挪开身子，让开路。巨汉像野狼确认自己势力范围一般，大步走进赌场。

“这厮是什么人？”

一个赌徒问有马喜兵卫。

“昨日才来赌场的生人。名字你也听过嘛，便是那个官本无二斋呀！”

有马喜兵卫嘴里说着话，手却下意识地捏紧了钱，碰出几声不合时宜的响声。

官本无二斋——外号无二。

官本无二斋是统治备前美作（今冈山县）的宇喜多家重臣新免家颇有名头的食客武艺家。左右手分持十手和长刀，耍一套变相二刀流刀法。

虽为十手，但无二所持十手与捕吏手持的那种铁棍捕人工具不同。他所持的是一种像十字枪枪头那般，三个方向都是锐利刀尖的古流十手。

官本无二斋本被称作“美作忠犬”，是一个忠实的剑士。据传因讨伐与主君新免家侧室通奸家臣时手段卑劣，使用暗器，遂被逐出家门，在外游荡，后被蔑称为“美作狂犬”。

官本无二像要推倒人墙一般，横直往里走。脖子上挂着大小两个十字形状的器具。团扇大的是古流十手，左、右、下有三个刀尖，各套有革制刀鞘。还有一个小十字架在摇晃。

有马喜兵卫眯眼细看。那是钢镖吗？嗯，不对。

那是……

官本无二脖子上挂的是象征天主教徒的十字架。

有马喜兵卫在故乡九州见过很多戴十字架的天主教徒，但从未见过如面前这个巨汉一般佩戴十字架的人。他不能想象无二是个天主教徒。这十字架定当是从被杀死的壮士身上夺来的。对，绝对没错。有马喜兵卫看出来了。

“打搅了！”

无二坐到有马喜兵卫身边，从怀里抓出一把铜钱，扔香钱般扔

出手。

“当！”

随着命令般的一声大喊，无二宣布参赌。

“那，俺来个半！”

“好，俺也来个半！”

“俺用丁对！”

像要填补刚才的沉默似的，大家一齐扔钱进去。有马喜兵卫害怕落下自己也急忙下注。外边的雨像要呼应赌徒们的狂喊乱叫般，越来越下越大。

十几轮押赌胜负，三分之一的赌徒都换过时，趴在有马喜兵卫肩头的游女抬起头道：

“哦，便是那孩儿，傻站在牌子前边的那个！”

有马喜兵卫抬头看门口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有一个全身淋湿的人站在门口。水滴从袖口和衣襟滴滴答答往下流。淋湿的衣服黏在身上，显出来人全身的肌肉。能看出虽肌肉不多，身体消瘦，但此人体格相当精悍。

“孩儿？在哪儿？”有马喜兵卫如此问，是因为站在门口的那人身材像个大人，他没有看出是个小孩。但与高挑的身材不符，他的脸庞显得稍圆，双颊颇有肉感，白里透红，长长的脖子上隐约快要长出喉结。

仅从面容看不过十二三岁。事实上刘海儿还没剃掉，显然还未到冠礼岁数。

少年脚不出声地走进来。他左小腿缠着红布，雨淋得快要松开，一块青黑色印记隐约闪进有马喜兵卫眼帘。

少年进屋站到无二身后。

便在此时，有马喜兵卫注意到少年右手紧握着一把坚硬的木刀。显然比一般的木刀长一大截。

如此长刀，这个少年能使得动吗？有马喜兵卫不禁惊讶。他暗想片刻，能使如此长刀的人，只能想起几个师兄的名字。

少年虽全身淋湿，但木刀和握木刀的手却是干的。

大概进赌场时只用布把刀和握刀的手擦干了吧。但到底为何只擦刀和手？

看着转动的骰子，宫本无二开口道：

“弁助，来晚了啊！事情咋样？”

赌徒们都扭头看那个被叫作弁助的少年。

“嗯，今儿还是没有对手！”

少年话音未落，宫本无二怀中便闪出一道白光。

“啊！”一个赌徒惊叫一声。

那道闪光好似穿过少年刘海儿遮盖的额头。

事实上有马喜兵卫也觉得少年头上中了白光。

而少年背后墙壁的光景，说明了这道白光其实是残像。

一把短刀深深扎在墙里。

少年上半身只是微扭一下，站立姿势与刚才几无变化。只是原本机敏的目光发生了些许变化，虽不大，却变得更为险峻锐利。

而无二却回过头继续看骰子，似乎对少年已完全失去兴趣。

他挥了挥手，似是说快滚。

少年稳重地点一下头，手中紧握的木刀却发出咬牙切齿般的声响。

“咦，你难道找小孩要钱？”

少年弁助走出赌场后，有马喜兵卫质问无二。

“你让他站在招牌底下，是逼他乞讨？”

无二只是嘴角微动，轻笑一声，没理有马喜兵卫。

然后掷了三四次骰子，输赢不少钱后，宫本无二浅黑色的躯体站起来，照例拨开人群，旁若无人地走出赌场。

“那父子俩疯了！”

赌场庄主手指玩弄着骰子，对有马喜兵卫说。

“你看过小孩身后立的招牌吗？那可不是要饭的那么简单。”

招牌上似乎写着希望与人展开真刀真枪、生死不问的比武对战。

“生死不问？”

“嗯，真是疯了！”

“咋回事？个子虽不小，可还是个没穿元服的少年哪！”

赌徒们惊讶地互望。

“那是宫本家家训。‘以武艺家之首级，为冠礼之祭礼’。”

坐在有马喜兵卫身旁的一个赌徒啪啪地拍自己的脖子。

“是啊，听说一定要在十三岁那年第六个满月日天亮前取一个武艺家首级。”

庄主用手指弹了一下骰子，骰子无力地转了几下，碰到有马喜兵卫的膝盖。

“第六个满月？那，还剩不到十天哪？”

刚要开始下注投赌的赌场众人，闻听此话一下便又陷入沉默。

“到下个满月，弁助那少年要是没砍到首级呢？”

庄主指一下扎在墙上的短刀。短刀刀身几乎全插进墙，仅留在外边的一点刀身似乎有点红色。或是刚才擦过弁助脸颊带上了血。

“那时怕不是短刀，而是要用长刀劈开脑袋了吧！”

庄主伸出头，悄声继续道。

“而且听说并非谁的首级都行，非得有名有姓的武艺家首级不可。”

庄主用手指使劲压了压太阳穴。

“那便是说老人女子大可放心。啊，好疼！”